

· 语言文学艺术研究 ·

元祐更化初同文馆中的品鉴联谊式唱和 ——《同文馆唱和诗》研究系列三

吕肖奂

(四川大学 成都 610064)

摘要: 与僧人们论辩禅理式的唱和不同,《同文馆唱和诗》充满了世俗的气味。品鉴与描绘唱和对象,谈谈彼此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互相褒扬而自谦,是这次试官们次韵唱和的重心。那些模糊到几近消失的历史人物形象则在这种唱和中渐渐明晰,即便是那些不太有名气的人物,也因为诗人的诗意化描绘而血肉丰满、栩栩如生。三个月的锁院几乎是强制性地拉近了唱和者彼此的距离,锁院唱和可以说是“关系本位”社会形态的浓缩体现。这次品鉴联谊式唱和是汉末品鉴人物之风在元祐更化时期的全面回潮,有着浓厚的时代气息。

关键词: 同文馆唱和;相互品鉴;联谊;人物;关系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分类号:** 1674-7089(2013)03-0128-00

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梅挚等六人在春闱中唱和结集《礼部唱和诗》,其唱和的主题主要在于季节的变化、锁院内的工作流程与个人兴趣爱好(如节物、宠物),虽也谈及六人之间关系且互相称赞,但数量要少得多。^①而同文馆十三位唱和者在元祐二年(1087)三个月锁院期间^②,关注的却不是自夏未到深秋的季节变化,即便是对中秋、重阳这些颇为重要的节日也似都不经意,他们最有兴味的话题是唱和对象的形象气质、行为品

格以及他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这的确是三十年间科举锁院唱和的一大变化,值得探究。

一、互相品鉴式唱和与试官形象

《同文馆唱和诗》^[1]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是试官之间的相互品鉴,譬如曹辅云:

邓侯相逢十载后,清骨嶮岩诗思苦。张晁自是天下才,黄卷聊同圣贤语。蔡子弯弓

收稿日期: 2013-02-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唱和诗歌文化研究”(11BZW048); 2009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09-0569)

作者简介: 吕肖奂,女,河南灵宝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俗文化研究。

① 《礼部唱和诗》已散佚,欧阳修《文忠集》卷四十三《礼部唱和诗序》云其结集时共一百七十三首,根据梅尧臣、欧阳修、王珪别集以及其他文献可辑录出九十余首,占六人唱和数目一半,三人唱和诗尤其是梅尧臣的唱和诗大体全存,梅挚、范镇、韩绛别集今不存,虽不可考,但是根据唱和基本原则,其唱和诗题及内容与另外三人相似。

② 请关注吕肖奂《元祐更化初〈同文馆唱和诗〉考论》、《〈同文馆唱和诗〉诗人事迹考补》、《试官们的生活与视界》等同文馆系列三文(即将发表)。

欲射胡，拔剑酒酣时起舞。何当联袂上霄垠，速致时康开外户。病夫行矣老江湖，容我徜徉载樽俎。

此诗描写了邓忠臣的清瘦苦吟、张耒和晁补之的才大学博、蔡肇的剑气酒魂以及他自己的欲归隐江湖的“病夫”形象。这种一诗评鉴多人的写法很像是汉末品评人物的歌谣，参与唱和者差不多诸人皆有。此外，还有一种一组多首、其中一诗评点一人的方式；再者就是在唱和诗中随处可见的几句品评。这种品鉴式诗歌，虽不像史料那么客观精确，却因其主观情感与各种诗歌修辞手法，更能凸现史料所缺失的人物细节，塑造出更具个性的鲜明形象。在诸人的互相品鉴中，涉及最多、形象也最鲜明的是邓忠臣、蔡肇、曹辅、张耒、晁补之。

邓忠臣十分崇拜杜甫，不仅“尝和杜诗全帙”，而且“顷尝注杜诗”^①，他勤苦用功，致使身体羸瘦，曹辅称其“邓侯清骨如冰瘦，少日文章苦用心”，邓忠臣自己也自述云“笑我形容太瘦生，我亦悔前用心苦。”张耒有一首诗专门描述邓忠臣的嗜书如命、刻苦攻读“邓侯读书室，编简自相依。抵手焚膏写，疮肩满橐归。业文从古有，忍志似公稀。欲挈空虚筐，从君乞贝玕。”将邓忠臣“业文”之勤苦、志向之坚定的形象具体而生动地呈现出来。

邓忠臣吟诗成癖，张耒说他是“邓子诗成癖，全分李杜光。楚风还屈宋，宫体变齐梁”，晁补之则云“平生邓夫子，文墨晚相依。台阁佳声在，湖湘爽气归。诗夸束笋密，发叹蒔苗稀。勤苦千秋事，川明水孕玕。”“诗夸”一联对邓氏诗歌与头发的比喻加上疏密对比，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张耒也有一诗谈到邓忠臣“邓侯楚山深闺房，名走上国交侯王。朝随日景夜灯光，包揽今古穷炎黄，吐词分葩有国香。近君如雪六月凉，又似心醉醅

翻觞。”将邓比作白雪和醅翻，令他气爽心醉；晁补之也在另一首诗中云“邓侯韞椟价不偿，有方未试聊贮囊。……愿分神潢浴骨香，非我其人惭德凉。”他羡慕邓忠臣早年就能比肩鹤鹭，更向往邓入院前的在潭州家乡的神仙居处。在曹辅、张耒、晁补之的诗歌中，邓忠臣的容貌、兴趣、行迹、志向与精神都历历在目。

邓忠臣有《曹子方用“釜俎”字韵赋诗见遗予洎张文潜、晁无咎、蔡天启，因以奉酬，并示四友》，从他个人的角度刻画出“四友”及他个人的形象：

长爱陈思咏萁釜，几年不见徂南土。竭来相逢翰墨场，夜窗共听空阶雨。

跃马蔡卿能啮肥，好书张侯期饮乳。晁令知从博士迁，智囊不厌传经苦。

于兹邂逅如夙契，睽我劬劳勤晤语。诗成乍变龙虎文，笔落更惊鸾凤舞。

我将隐遁山林姿，公等整顿乾坤户。分同斥鷃抢榆枋，难伴牺牛登鼎俎。

他将曹辅比作陈思王曹植，称蔡肇能“跃马”、张耒“好书”，又说晁补之犹如“智囊”，但入秘书省前却为博士而在太学勤苦“传经”；而他自己则如斥鷃，不足以与诸人相提并论。邓忠臣还随意提到蔡肇、张耒两人的饮食习惯，这个细节十分有趣。

作为苏门中人，张耒和晁补之当时刚刚进入四学士行列，他们很早就互为知音。因此，在相互品评时不惜笔墨。张耒云“晁侯再作班与扬，正始故在何曾亡。江湖十年愿饱偿，夜成《七发》光出囊。苏公后出长卿乡，为君吴都无一行。^②世有伯乐生骠驪，肯使弭耳随盐商。”在张耒看来，晁补之的文采让文坛领袖苏轼都折服。因此，既已有“伯乐”，“骠驪”肯定不会久居人后。晁补之不仅在次韵这首诗中云“张侯老笔森矛枪，文词楚些

①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七。又：刘摯称“忠臣有学问，能文，长于杂记。顷尝注杜诗。久留心《晋史》，故使注之。”《中州集》卷三“吴彦高《东山集》有《赠李东美诗引》云“元祐间，秘阁校对黄本邓忠臣字慎思，余柳氏姨之夫。今世所注杜工部诗，乃慎思平生究竭心力而为之者。”

② 自注云“苏翰林欲作杭州赋，见无咎杭州《七述》乃止。”

遗蹇羌。胸中水镜谁否臧,学三百困羞裹粮。思如决渎万仞岗,大编小轴山压床。城南买屋君舍旁,疲骖日附驥尾骧。我惭味道由四隍,人如燕宋初束装。听君雄辩神扬扬,却思得一愁十亡。”又在另一首诗中云“雄深张子句,山水发天光。黄鹄愁严道,玄龟困吕梁。爱君豪颖脱,嗟我病侗囊。驥尾何当附,西风万里长。”他对张耒的诗才以及雄辩都佩服之至,甚至买舍为邻,一再强调他像“疲骖”一样追附着“驥”一样的张耒。可见二人互相钦佩的程度。

与诸公相互品鉴中塑造的邓忠臣、张耒、晁补之文士形象相比,曹辅与蔡肇被塑造成文武兼擅的“儒侠”^①形象。

曹辅《次韵无咎戏赠兼呈同舍诸公》自述其元丰从军之前经历云“少年落魄走四方,看山听水兴难忘。深林谁复知孤芳,十载江湖称漫郎。紫溪风月幽思长,绿水如镜烟苍苍。追随豪俊多清狂,春风烂醉胥山堂。……”虽说是“落魄”,但漫游山水十载之久,诗酒放浪,可谓“清狂”。晁补之很早就认识曹辅,对其早年颇有些了解“二十年来曹子方,新诗曾见未能忘。多才善谑称物芳,吴娃席上呼作郎。”可见曹辅早年不仅洒脱不羁,还“多才善谑”,深得吴中美女们的仰慕。张耒在快出锁院时写给曹辅的诗云“赖君谐捷解色装,还家有日未用忙”,是对晁补之所云“多才善谑”的补充,可见曹辅的诙谐捷敏到了同文馆中还维持依旧。

诸公更感兴趣的是曹辅的从军经历。张耒云“曹侯驥骨双瞳方,流沙万里不能忘。读书故山兰蕙芳,咳唾不顾尚书郎。参军朔方试所长,奋髯决策服老苍。愿得一索缚狡狂,凯歌搃馘献明堂。”刻画的是不随流俗、一心从军以建功立业的曹辅形象。晁补之云“曹子金门等陆沉,壮年裘马四方心。檄传白羽从沙井,诗写红巾遍武林”、

“兵甲胸中无敌国,丝桐世外有知音。”^②赞赏其文能诗、武有谋,不同于当时一般士人。

蔡肇在元丰间追随王安石时就喜欢谈兵论佛,王安石《示蔡天启三首》其一云“蔡子勇成癖,能骑生马驹。铍锋莹鸛鹤,价重百砵磲。脱身事幽讨,禅龕只晏如。划然变轩昂,慎勿学哥舒。”^[2]

同文馆唱和诗人笔下的蔡肇,更是一个有见解有个性,多才多艺、文武双全的形象。张耒特别欣赏蔡肇,用两首七古长诗描述蔡肇的从军经历以及“逼人爽氣百步寒”的气质。史书并无蔡肇曾经从军的记载,但张耒《答天启》却云“三年河东走胡马,绝口鱼虾便酪乳。归来万卷付一读,不觉儿曹用心苦。周瑜、陆逊久寂寞,千年北客嘲吴语。莫徒彩笔云锦张,要是宝剑蛟龙舞。天兵万百老西北,快马如飞不出户。看公大纛出麒麟,走取单于置刀俎。”诗中所写,似乎是因蔡肇说过他曾有三年从军河东的经历。因为蔡肇是润州丹阳人,张耒希望他像三国吴将周瑜、陆逊一样,驰骋疆场而威震四方。蔡肇在《再答》一诗中详细描述了一场战争“羌兵昔出皋兰路,欲铲新城无聚土。烟烽照夜气如霞,铁马连群歎成雨。东西两关同日破,股掌婴儿绝哺乳。鼓声十日拔帐归,至今犹说防城苦。当时诸将无奇策,不敢弯弓向胡语。橐驼西来金帛去,孽狐小鼠犹跳舞。”也像是他经历或亲见过这场征战。^③

蔡肇的经历加上他经常在试院“论兵说佛”而令诸人折服,如张耒把他描述得神采飞扬“东南蔡子名飞翔,同随天书拜未央。瑰琦宏杰万夫望,颊牙凜凜有风霜,文如神鼎烂龙章。钟山长斋读老庄,论兵说佛两俱忙。不夸得砚文字祥,但愿破敌如颓墙。”晁补之也对他称扬不已“蔡侯饱学困千釜,濯足青江起南土。放谈颇似燕客雄,快

① 苏轼《送曹辅赴闽漕》云“曹子本儒侠。”

② 胡子《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一引《王直方诗话》云“曹辅字子方,尝为省郎,交游间多以为有智者,故晁无咎赠诗有‘兵甲胸中无敌国’之语。”

③ 蔡肇所写似乎是听闻,与他写曹辅的兰州之战很近似;又似乎是亲历,因为是回答张耒“三年河东走胡马”的,所以不太能确定,暂存疑。

夺范睢如坠雨。东城擒羽未足论，柏直何为口方乳。^①蒋侯山中伴香火，三年不厌长斋苦。平生豪伟有谁同，要得张侯三日语。昼间那自运臂忙，时清不用闻鸡舞。桓荣欢喜见车马，书册辛勤立门户。要当食肉似班超，猛虎何尝窥案俎。”

诸人对张耒、晁补之形象塑造得不那么细致具体，但张耒、晁补之二人却将诸人品鉴描绘得栩栩如生，可见张、晁在这一方面的诗歌水平确实在他人之上。应该说，是张耒与晁补之把苏门在元祐初年兴起的唱和习俗直接带入这次锁院，因为他们在进入试院之前就已经参与了西园雅集等以苏轼为主角的一些文人雅集^[3]，在那里深受那种集会氛围影响。

一般的史料不太关注诗人的容貌兴趣、情绪观点，只有自述诗歌以及互相品鉴的唱和诗，其关注点与史料不同，其表达方式也透漏出更多的个人精神层面的信息，所以，弥补了不少史料缺憾，使得诸人形象面目更为清晰起来。相互品鉴式的唱和，是元祐更化初的新风气，有些类似汉末的月旦评，从中可以感受到品评人物的风气在元祐时期的回归。这种回潮伴随着从熙宁、元丰时期兴起的君子小人之辨，是当时政坛朋党渐起之势在诗歌唱和中的直接表现。

二、试官的唱和联谊与关系网络

锁院让十多个官员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原来虽有点关系但散居各处不常往来的官员，因特殊工作关系被“锁”在一处，正好可以叙叙交情、联络感情。晁补之云“平生数子天一方，今夕何夕情难忘”，邓忠臣也说“梁宋吴楚各异方，交情一契不相忘”，如围城般的锁院，几乎是“强制性”地促进了试官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但也幸亏有了这些关系，三个月的锁院才会热闹有趣。张耒“赖逢数子美如英”，柳子文“跼然虽复喜斯行，开豁拘怀赖俊英”，耿南仲“满前皆俊彦，何但有三康”，都庆幸有诸位“俊英”的存在，大家才能敞开心怀。

这些试官们的身份基本可以用柳子文的话概括“共是当年廷试客，锁闹今日合如何。”《宋史》云温益“第进士”，但不详何年。其余十人，除孔武仲是仁宗嘉祐八年进士外，九人均为熙宁、元丰中进士，且多同年关系：邓忠臣与李公麟为熙宁三年进士，柳子文与张耒为熙宁六年进士，蔡肇与晁补之为元丰二年进士，耿南仲与余幹、商倚同为元丰五年进士。这种同年关系以及其他各种关系，基本是从他们联谊式的唱和诗题与诗中发现的。

邓忠臣答和商倚之诗《再呈慎思诸公兼以言怀》云“南宫曾看挥华藻，西馆还来共笑歌。六稔飞光如过隙，人生谁奈老催何。”自注“君平宣义登科六年矣^②”，可知商倚字君平，时任宣义郎，是元丰五年（1082）进士。邓忠臣曾为此年省试试官，与商倚有类似座主门生之谊。而余幹、耿南仲也当与邓忠臣有此关系。

邓忠臣与李公麟同为熙宁三年（1070）进士，又在元丰二年（1079）共事，邓有《己未年春，与伯时较试南宫。同年被命者六人，今兹西馆，唯同伯时一人而已，因书奉呈》，诗中云“十载京师五校文，并游多已据通津。再来更锁城西馆，检点同年只一人。”李公麟答和云“忆锁南宫会友文，天梯相摄看云津。白头笑我成今日，青眼逢君尚昔人。”又云“故人情不浅，无乃困慳才”，两人因此而交情深厚。作为元丰二年的试官，则二人与蔡肇、晁补之也有师生关系。师生而同为试官，相较之下，蔡肇、晁补之、商倚、余幹、耿南仲等人自然是年轻有为，而邓忠臣、李公麟不免有仕途沉滞不顺之感。从邓忠臣“十年经五试，抚事意多违”、“屡见高文试泽宫，长年参校愧龙钟”，可知邓忠臣曾先后五次充任试官，这自然让他经验丰富，也让他与元丰中的进士都有不少关联。这可能正是邓忠臣在锁院唱和十分活跃的动因。

曹辅“邓侯相逢十载后”，可知曹辅与邓忠臣早就相识，是故交。

柳子文有《次韵呈文潜学士同年》诗云“才

① 《汉书》卷一上“汉王问‘魏大將誰也’，对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

② 四库全书本《柯山集》卷三十有注，其他本无。

堪斗量君独釜,年少登瀛脱尘土。重闱几日锁清秋,酬唱新篇乱如雨。读书相逢十载前,君家酥酪和腐乳。分题吟思入风云,得意还忘呕心苦。晚将衰飒奉英游,漫记雪窗邀夜语。平生意气杯酒间,我醉狂歌君起舞。即今头白老青衫,但期教子应门户。燕颌从君骨相殊,看君鼎食罗五俎。”张、柳二人十年前就一起读书,且柳子文是张耒家常客,两人当时就曾分题吟诗、醉狂起舞,志趣相投。

晁补之十三岁时曾与余幹在毗陵(常州)同学于王安国,对余幹早年颇为了解,赠余幹诗云:“异哉余子久弥芳,吴人犹记称周郎。河豚入网荻芽长,宜兴罨画烟水苍。风雩春服真少狂,不愧戴崇升后堂。横戈笔阵倒千枪,叔鸾独步禹出羌。”描绘出余幹年轻时的潇洒狂放与文采出众。余幹《次韵赠无咎学士》写到二人早年的相识“毗陵城如金斗方,往事历历那能忘。相逢童子佩兰芳,秀发人指谁家郎。未几重见突而长。即今不觉秋蓬苍,嬉笑岂复为儿狂。”晁补之从秀发童子到青年、中年的成长变化过程如在眼前。

蔡肇与余幹除了同乡关系外,两人还均有谈禅的兴致,在锁院中结为谈禅之友。蔡肇云“矧复约子西城隍,瓦炉梵夹随行装。形骸土木神远扬,少狂豪气今则亡。剧谈软语志颇偿,模写物象挥锦囊。樽前坐我烟霭乡。怜君驳碗未着行,侧身六合悲骊骖。”可知余幹到锁院时,已经消解了年少轻狂的气象,深受禅宗影响而变得平淡超然了。余幹《次韵天启戏为禅句之作》“秋闱何幸相握手,未厌夜深来叩户”,二人深夜谈禅论道,可见志趣相投的程度。蔡肇还称赞余幹写诗“独君一扫可得章,滔滔笔力抵卞庄”,这一点从孔武仲称余幹“拟写秋容须笔力,新诗句句似阴何”中可以得到证明,两人因为诗禅而走得更近一些。

蔡肇不仅与余幹是同乡,与曹辅也是同乡,其诗题《上呈子方乡丈》即可说明,张耒《赠天启表弟》云“惟我与子旧同乡”^①,又说他原来曾与蔡肇

同乡,这种乡谊使得四人关系更为亲近。

晁补之《复用方字韵,奉赠同舍慎思、文潜,同年天启》,蔡肇《敬用无咎学士年兄长韵……》可知晁不仅与邓张是同事,与蔡肇还有同年之谊。

蔡肇与曹辅的同好是“谈兵”。两人都有在西部边塞从军的经历,又都忧虑宋夏边事,虽年龄差距较大,但仍有共同话题。蔡肇《敬用无咎学士年兄长韵上呈子方太仆乡丈》用想象描述了曹辅元丰年间参与的一场战争,当时“曹侯献计取东关,帐下选锋同此语”,但最后因主帅未听其策而尽失元丰四年李宪用熙河兵攻克的兰州古城。曹辅《次韵答天启》亦云“临机一失挫铍锋,谁愿忠言如药苦”,对主帅不听己言而导致失败的战争充满遗憾。曹辅欣赏蔡肇并对其充满期望“吾乡蔡子喜谈兵,早岁曾过阿戎语。逸才自擅鸚鵡赋,高韵仍为鸚鵡舞。方略应须敌万夫,徒击韩嫣笑当户。政宜弱冠请长纓,系取单于置高俎。”

曹辅比晁补之年长,但却称晁是“晁侯平日丈人行”。晁补之云“得官犹领万骊骖,王城对巷如参商。……闻君况有梦虺祥,生女不恶嫁邻墙。”可知两家相距不远。

锁院之前,晁补之曾约张耒去拜访曹辅而未遇。张耒诗云“眉间黄色是何祥,晁侯约我走门墙。”晁、张之访曹,是听了黄庭坚的建议“黄君诗力回魁冈,十客未得一登床。携君秀句展我旁,草书纸上蛟龙骧。谓我君舍城东隍,年来长啸弃军装。载酒欲访执戟扬,休日出门如阍亡,坐令耿耿愿莫偿。”黄庭坚欣赏曹辅诗歌,且了解曹辅当时已经弃武从文、落魄汴京城东,可知曹辅与苏门文人早已交情深厚。

同文馆唱和者们从学缘看,有同学、同年者;从地缘上看,有同乡者;从工作上看,有入院前即为同事者;从社会关系上看,有年家兄弟、世交、朋友;从兴趣爱好上看,除了共同为诗友外,还有谈

^① 《施注苏诗》卷二十七《送曹辅赴闽漕》施宿注云曹辅为海陵人,海陵即泰州,属淮南东路;而蔡肇之丹阳属润州与余幹之晋陵属常州,属于两浙路,与曹辅之海陵则非同路。三州虽相隔不远,在江淮之间,但似乎不太可能因此而称为同乡。或许,海陵是晋陵或润州延陵之误?张耒出生于楚州,属于淮南东路,何时与蔡肇曾同乡,尚待考。

兵、谈禅之友；从政治立场上看，既有倾向新党者也有倾向旧党者，其观点有冲突也有融合，但在锁院唱和中，大家尽量回避冲突而趋于一致。各种人际关系成为联系的纽带，而诗歌次韵唱和正好是他们选择的联谊工具。嘉祐到元祐三十年间，试官们唱和主题的变化，反映的其实是官僚士大夫阶层社会关注焦点与群体生活兴趣的变化，也是政治形势的变化。

三、锁院生活促使诸种关系密切化

锁院生活如耿南仲所言“寝处还相向，过从不患稀”寝食起居一致、亲密无间的生活，促使诸人关系更加密切。邓忠臣、蔡肇、晁补之、张耒《欲知归期近》四首唱和，写出四人的相互了解与依依惜别的厚情意。张耒说四人在“把酒论交里，连房校艺来”邓忠臣“兰室依新润”注云“与文潜、无咎、天启连次”，是对“连房较艺”的注解。邓忠臣先有“相期放朝后，连日醉如泥”注云“与文潜、无咎、天启有约”，到了重九日，他又再次重申“到家莫负如泥约，光禄供醪味渐浓”，可见四人的交情经过三个月之后，已经密切到需要经常相约一起烂醉如泥的程度。邓、张、晁三人甚至在开院前一夜，通宵达旦闲话，以免出院后遗憾。邓忠臣有《与文潜、无咎对榻夜话达旦》云三人“对榻不眠谈往事”。

邓忠臣与张、晁三人锁院前本是秘书省同事，邓忠臣云“张侯作诗召清风，渴读如饮雪山乳。笑我形容太瘦生，我亦悔前用心苦。晁子迭唱亦起予，两人终日同堂语。奈何拘学技艺穷，跛鳖欲趁骠骠舞。”三人在秘书省时，就互相唱和对谈甚至嘲戏。

蔡肇次韵张耒《初伏大雨戏呈无咎》云“省中无事骑马归，雨声一洗茅檐苦。急呼南巷同舍郎，听我临风有凉语。”可知蔡肇入院前亦在秘书省任职。蔡肇还有“城南邀我倒余尊”之语，可见“城南”、“南巷”均非虚指。晁补之入院前“城南买屋君舍旁，疲驴日附骥尾骧”选择与张耒为邻居，以便过从。而蔡肇与张耒、晁补之同住城南，这是他

们入院后特别亲近的一个重要缘由。

张耒与晁补之在入苏门之前就已经订交，张耒《依韵奉酬慎思兄夜听诵诗见咏之作》云“昔遇晁公淮水东，士衡已听语如钟。五车讲学知无敌（自注：三句皆属晁子），十载论文喜再逢。”晁补之《再次韵文潜病起》：“淮浦见之子，春风初策名。颇讶谪仙人，有籍白玉京。”两人熙宁六年就在淮东相识，当时张耒进士及第春风得意，张耒钦佩晁补之学富五车，而晁补之惊张耒为天人。晁补之《与文潜诵诗达旦慎思有作呈二公》“神交千古圣贤中，尚想铜山应洛钟。倾盖十年唯子旧，知音一世更谁逢。天如蚁磨駉駉旦，谈似辘车轰轰从。”十年间两人互为知音，钦服如旧。

张耒、晁补之在锁院中天天坚持朗诵诗书，令邓忠臣、蔡肇以及其他同事钦佩赞叹。商倚“夜案尚闻涂卷笔，晓堂方听读书声”自注云“每早尝闻无咎诸公读书”；邓忠臣《夜听无咎、文潜对榻诵诗，响应达旦，钦服雄俊，辄用九日诗韵奉贻》更写出张晁二人诵读之神韵“连床交语响春容，激楚评骚彻晓钟。绕宅金丝神共听，满潭雷雨剑初逢。信知自有江山助，便欲长操几杖从。”蔡肇《次韵慎思贻二公诵诗》云“卧听高斋落叶风，清诗交咏想晨钟。故人厚意论千载，正始遗音仅一逢。胶漆初期在俄顷，云龙莫恨不相从。”也从第三者之眼写出张、晁之间志同道合的亲密关系。邓蔡二人都深受其精神感染。

邓忠臣“俱是年家情不浅，依兰应许丐香浓”注云“先子与张丈职方、晁丈都官同年。忠臣与应之同年，两家俱有事契”，邓忠臣父亲与张耒父亲、晁应之父亲都是庆历二年进士，晁应之则与邓忠臣均熙宁三年进士。^[4]而晁应之是晁补之的兄弟行。这种“年家”关系在锁院联谊后更加亲密，晁补之云“邻榻邓侯那不共，拥衾百首兴方浓”，可知邓也因邻榻而卧而加入到张晁的对谈吟诵活动。张耒有《嘲无咎夜起明灯听慎思诵诗》，可见邓忠臣受晁张影响开始主动诵诗，邓忠臣答诗解嘲云“参横月转与天高，归士飞心忆大刀。故作楚吟排滞思，吟成风叶更萧骚”。

蔡肇并不避讳曾是王安石弟子,而张耒、晁补之也深知他受王安石赏识,张有诗云“钟山净名老,为子不惜口。颇闻国士荐,固自君所有。唯应功名地,他日容老丑。”对其被王安石目为“国士”之事十分赞赏。晁补之将苏轼赏识张耒与王安石赏识蔡肇相提并论“眉山见张侯,心许出一手。临川得蔡子,千载慰邂逅。”无论政治观点上有怎样的分歧,王安石、苏轼作为国士,他们对后生晚辈的奖掖,都具有同样巨大的作用。新旧党争虽然十分激烈,但各自的才华却足以令彼此欣赏。

蔡肇云“张公晚定交,千仞仰森秀。华堂耿青灯,夜半狮子吼。真龙服内闲,爽气凛群厩。新诗陈五鼎,斟酌皆可口。”他与张耒虽然相识不久,却互相钦服,有相见恨晚之意,没有任何芥蒂。张耒“欲知归期近,屈指不满手。岂无儿女心,惜此良邂逅。蔡郎吾未见,心已想雄秀。那知风雨夜,听此龙剑吼。”虽开院有日,归心似箭,但朝夕相处之情却更值得珍惜。蔡肇也回答说“出门岂无时,官事少邂逅”,出院之后,各自公事繁忙,不会再有

如此紧密的空间了。

将近三个月的锁院生活,让诸位唱和者在原有关系上而更加密切。他们计划着锁院之后的相互往来,蔡肇云“此地身拘窘,他时心往来”,温益云“从容约归日,访子省闾西”,曹辅云“归及黄花在,能忘彩笔题?醉游须烂漫,莫惜锦障泥”。

同是次韵唱和,但与僧人们论辩式唱和不同^[5],同文馆唱和充满了世俗的气味。人物与关系、互赞与礼仪,是试官们唱和的重心,而禅僧们宁愿在唱和诗里论辩事理。这就是官员与僧人、方内与方外唱和的区别。

参考文献:

- [1] 张耒. 张耒集[M]. 李逸安,孙通海,傅信,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904-964.
- [2] 王安石. 临川文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 36.
- [3] 孔凡礼. 苏轼年谱[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702-780.
- [4] 张剑. 晁说之研究[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5: 41.
- [5] 吕肖奂. 宋日禅文化圈内的论辩式诗偈酬唱[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2013 (2): 19-26.

The Responsory in the Tongwen College in the Beginning of Yuanyou Period ——the Third Series of Tongwen Antiphon Poetry

LV Xiao-hua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monks' argument about Zen Buddhism, Tongwen Antiphon Poetry was mundane. Tasting and describing the objects, talking about each other's social relationship, praising each other and abasing themselves were the core of this responsory. However, the historical figures who were fuzzy and nearly strange to the present readers became clear gradually in the responsory. Even the person who was familiar to the people was in flesh because of the poetic description. Being locked for three months forced everyone to be closer and the lock can be said to reflect the social formation about "relationism". This responsory was the resurgence of tasting the friendship of the late Han Dynasty in the Yuanyou period and had a strong flavor of the times.

Key words: Tongwen Antiphon Poetry; mutual tasting; friendship; character; relationship

(责任编辑: 渠红岩)